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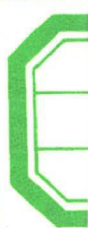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文選

(八)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選

(八)

蕭 統 選 李 善 註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三十七

表上數奏故尚書云數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揔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
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
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學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學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
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溢於天下尚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安國曰旁非一天下孔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尙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墨墨思弘祖業
臻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
高紀述曰纂堯之精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仄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維嶽降神異人並出詩
曰維嶽降神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也踈力初涉藝文升堂觀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

又曰張安世字少卿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其能知唯安世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

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壘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惡言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秋曰魏

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

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鶯鳥累百不如一鷄史記趙簡子曰鷄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赤也

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至浦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

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至浦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

結反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

滅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弱冠

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

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

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

曰攀龍附鳳並集天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

心聲動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

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飛兔驥鳥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

之後馬也又曰古善相馬者若趙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

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

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歆曰。臣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

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

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驪

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驪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

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曠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

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

子曰：在邦必聞，又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野，縣荆州圖副曰：野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

孟章指曰：千載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

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

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蜀志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主於永安

病篤，召亮成都，感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

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

曰：境圉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喻也。謂馬遲鈍。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陛下亦宜自課，以咨

諷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謀，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父入則事君公卿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

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受爵者量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定次量能而授官者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

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

謂素餐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

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命決曰明帝也孝經鉤

平致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

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授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

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致之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

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毛詩彼己之

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紱侯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

下合和四海然一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

統謂其統緒也曰陸下高枕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曰啓

統無山東之憂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曰啓

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尙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蒙漢書注

廉之隆漣泉涌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

耿耿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

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及出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雅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

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

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

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辨雍門子以上

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與利除

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

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彌衡表爾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

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漢書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

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戰國策曰

秦王告蒙驩曰。寡人一城。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乏世。

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翳宿將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

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懿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

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尙黑戎事乘突刃觸鋒。爲士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雖未能禽權賊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誠所獲之左耳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

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

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

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烏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

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覩。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曉與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

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擯却也。謂却披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

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擊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貫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伏見所

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

而取勝者。謂之神。

而制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
勝之以殉國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
家之急景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章昭曰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鬪鄭晉發兵遮秦兵
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
魯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絕纒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
賜擊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授絕冠纒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
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纒者不懼也羣臣纒皆絕纒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
山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
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驅於車下遂大克臣竊感先帝
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曰妾之夫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犬馬填溝壑填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曰齊
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
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僕風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
髡謂齊王曰韓子虛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虛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
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廢於後犬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虛犬古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試之狡兔之
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試之狡兔之

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

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夫臨博而企球，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竊，猶立也。大著十二綦，又曰：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遂前自讀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未有聞毛遂之名者，天下皆曰：平原君無可取者，毛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何况巍

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編，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進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驕，名成者虧，而臣敢陳聞

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

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壓附泰山，露集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居

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

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

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

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

接其妻至於宗族又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

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

之宗盟異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跟舜封之骨肉之親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

曰君子賢其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

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

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傳上便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

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

恩士力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不敢乃望交

氣類脩人事紱人倫謝承後漢書曰桓譚鄙管氣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今臣以一切之制

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極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

階闕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

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敝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

歲得再通。毛詩曰：豈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

思惟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藥簪筆，張晏曰：近臣負藥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

之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

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

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

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歡者不可爲歎息。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

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

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

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行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也。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
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
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
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
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諫人只。毛萇
樂汝轉棄子。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實懷
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實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
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

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作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臣自出身已來。適十

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祐為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

慄以榮為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

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

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

顯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違命誠

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之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

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

年善者服其化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章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

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

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足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乘

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

英扶風人也。就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德論曰。繫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新序。閔丘印曰。士亦華髮。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隨領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出為都督。荆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祖母卒。服終。徒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晚有兒息。祚。福也。外無荖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榮榮獨子。一作。立形影相弔。曹植黃紉表曰。形而劉夙。

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

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

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限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曰。趙孟曰。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

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小

德與微同。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為殉。顆嫁之。曰。

古堯切。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壘杜回杜回蹶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遺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

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拜受祇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

東帛東帛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擢自羣萃累蒙榮進

國語曰萃萃而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關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

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服冕乘軒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

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

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魏凌邈也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

義我身如灰之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而橫為故齊

王問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幽執囹圄當為誅始

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中書

幽囹圄之中

侍郎馮熊馮熊字文顯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潤思所以獲免陰蒙避

迴岐一作嶠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罔黨岐嶠艱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

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左傳子產曰諺曰

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左傳子產曰諺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尙曾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

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

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

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

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

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苟悅申鑿曰人主威如雷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

道懷金拖紫退就散輩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

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躄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

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尙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

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

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
 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方臣所荷未足為秦豈臣蒙垢含忝所宜忝竊范曄後
 逃亡之謂之亡命背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漢書陳
 書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
 律二千石以上皆歸寧不過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薦禰衡表
 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靈王獨行屏營
 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申胥曰昔楚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

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

王渤海公臣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

司牧黎元左傳鄭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聖帝明

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順盼之義授圖于黎元疏曰洛邑乏祀

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

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牽秀衛公諫曰仰瞻遐風重三五以降靡不由之

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
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武帝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
道命有僕毛萋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命又附著於汝惟不顯考文王用肇
造我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惠澤侷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
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
成王定鼎郊禱卜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宸極失御登遐醜
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宸極失御登遐醜
裔帝位苦實懷紀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斃旒然
旒也以譬者言為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
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
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
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親表禮曰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豕宰掌邦治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豕宰掌邦治
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不圖天不悔
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
劉載使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
嚙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
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謝承
後漢書序曰黃他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求沒將投骸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羊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雖莫不叩
載戰事也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羊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雖莫不叩

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

三世謂邁至瑤也王隱晉書曰瑤祖

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

承問震惶精爽飛越

謝承後漢書寶武上疏且悲且惋五

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貶幹事遂陟鼎司

情無主

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

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

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

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曰晝夜孫卿子

命未改歷數有歸

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使椒舉曰晉

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見下注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

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子糾桓公

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謂太子太子縊于

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

定傾扶危

黔首幾絕必

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命以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

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君子所思想也而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

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

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

崩辭曰曹子建黃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應昭然方千里曰王圻其外天下囂然無所歸懷

漢書

贊曰海內囂然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喪其樂生之心

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喪其樂生之心

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
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章孟諷諫詩曰撫
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爲左毛詩曰奄有龜蒙
德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有周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丕遠惟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
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訓劇秦美新曰遠惟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
四門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
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謀澆遂滅過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
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
室中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蒼生顛然莫不欣戴
尹文子曰堯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
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
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
良曰百姓莫不願爲臣妾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
會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
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成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
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與之獻無異親民无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
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
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咨實載日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
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
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授神契曰德至草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
木則木連理尙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
倫尙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

不謀而同辭者勳以萬計羽獵賦曰杖其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
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

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漢書賈誼上書
曰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願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

莫能抗扞國難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神人
獲安無不幸甚漢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臣珉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

虛萬機不可久曠漢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
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九詠

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狡寇窺窬伺國瑕
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狡寇窺窬伺國瑕

隙左氏傳曰狡猾也說文曰覷下視也覷曰下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閒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
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

無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謂世祖曰大王雖欲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

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曰前代之懿事二千餘里闡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後王之元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行軍用兵之道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視人神開秦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及曩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視人神開秦之路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主簿臣辟閭訓威榮緒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北平人為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琨臣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清河太守

卷三十八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詢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日昔湯放桀春秋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秋

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廢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傅子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成湯夏禹賢與國後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

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已見劉琨勸進表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王為發喪將以位嘗倖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哭臨而去

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

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夫文止戈為武

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紂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

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絕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

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千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

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表毛詩曰微彼桑土綢繆屬戶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稱尊號諡聖

皇帝烈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聖屯梁東而帝

而帝烈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聖屯梁東而帝

而帝烈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聖屯梁東而帝

而帝烈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聖屯梁東而帝

而帝烈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聖屯梁東而帝

而帝烈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聖屯梁東而帝

交五龍龍上一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聖子也招百越之士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

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

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

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

並宜應書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

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

獨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為洛陽庚氏穎川人隨侍先臣遠庇有道

愛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深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不悟傲時之福

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願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

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孔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頻繁

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元帝也。

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任，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而國恩不已，復以臣

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穆皇

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

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寶后、和熹、鄧后、安思、閼后、桓思、寶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

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

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

都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

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

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遠

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膺。音呂。外總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以此求治，未

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則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
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逆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
然邪？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
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遠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
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控控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
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
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巖。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
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
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人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章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
崇化，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見

注。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蕭蕭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則是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劉歆孫權書曰：有識之所歎感。阮瑤為曹

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

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政

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

築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足以幹事。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

途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足以幹事。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

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淵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曰：淵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中

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姦威仍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微

不應。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曰：朝露已見。上求自試表。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志：潔如玉論語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絕迹，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

酒印綬安車駟馬，迎襲勝。自不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諠

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葬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

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

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遂海深，吾棺椁也。

以爲美談。蜀士曰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瑛書諫文帝曰：盤遊滋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魏文帝曰：道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 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驚颿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纂事會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備

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
 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憲章既明品物思
 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尙書曰予心元規讓中書令表
 舊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尙書曰予心元規讓中書令表
 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太康地記曰潘岳關中詩
 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爲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迢迢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
 術方命圯族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
 津塗四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
 爲墟宮廟隳頓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鞠爲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塵里蕭條雞犬罕音蕭條已見
 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鷄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
 邛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
 邛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邛之南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
 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
 開翦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
 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玠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爲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
曰慎終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
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
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
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射又
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宜有怒密勿僱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爲尚書左僕射又
曰加丹陽尹尚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有怒密勿僱也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
書曰若時登庸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北伐轉程之左僕
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
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爲容好也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權有局量易曰棟
隆之吉不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
橈于下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
大夫敬榮哀既備龍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
爾有官號國語太子曰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
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
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荐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闕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
曰君子避內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臣以寡劣
難不避外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臣以寡劣
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讒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曄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事隔於
風爲上故入則造謫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

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出征入輔

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履謙居寡守之彌

周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撫

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

人是臣契閻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

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

任彥昇

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太祖高皇帝

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

齊王上坐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帝諱暕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

同氣憂如家人禮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庚亮上疏曰先帝謬隆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

患共之武皇大漸寶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

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自見百愚夫一至偶識量己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

庚元規表曰仰覽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願命曰出綴衣於庭遂荷顧託導揚

末命又曰后憑玉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王室

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詔對博陸侯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

天臣寧負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壤土未乾而身名並家國之

事一至於斯謂鬱林猖蹶顯賤也孫盛晉陽春秋曰郤超暇還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將何

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

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下壺表曰豈敢干祿位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

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

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曰武帝詔

山濤曰勿復有虛飾之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

頌詩曰予復有擊侮之現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志行雖微

之遠東詩曰憂實重山岳誰能為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貫是事之變吳志周飭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

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

語注曰讀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

任使莫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復飾讓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吳都賦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降鑿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庚亮並見上表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道欲為臣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

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霽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輻車運在飛骨須六關進謝中庸退慚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論語子曰狂者進取固管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泯故鄒魯諺曰遺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影蟲篆刻漢書東方朔負書燕魏空彈菽粟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橋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躡屣脚齊楚徒失貧賤史記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不得吾貧賤乎

衣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遂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爲
 爾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遂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爲
 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愼之兼兩。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書曰：秦赭衣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兩。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書曰：秦赭衣
 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勃欲反。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除名爲民，知井白
 獄吏乃書牒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勃既出，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除名爲民，知井白
 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願望，除名爲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
 八十。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閉門荒郊，再離寒暑。閉門已見
 曰：載離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表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雄
 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表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雄
 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
 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
 從遊學。祿微賜金，而懼同娛老。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菱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
 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三千景
 附八百不謀。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覺
 等離心，功慚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
 仁贈陸。締構草昧，敢叨天功。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獄訟謳歌，示民
 同志。獄訟謳歌，已見。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顧己反躬，何以臻此。
 正當以接閉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南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
 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

其親幸莫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及縮也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實用乏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傲以給諸公陸機顯諫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陸機顯諫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鑿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晉書裴頠裴陽者舊傳記曰體統為郭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願無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亦衆乎足算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先陳留人也為尚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耶遜尚書以臣况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山濤齊季陵渥官方淆亂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是非之塗森然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爵者上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有盈筭之談金章盈筭未詳虞后臨朝於西園實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筭之談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庭貂蟬半座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衛責成而不勞豈宜安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常侍冠求之公

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
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禹為鄞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通述曰叔孫
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通為殺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和軍營不意
漢常獨繕築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選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譙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列侯
食邑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
平陽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
治歐陽倫書事九江朱文剛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
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
者或以侍祠非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
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
顯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
本自諸生家承素業舒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朔戒子
步以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位裁元
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位裁元
凱任止牧伯尚書曰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夷檮戴
豹季狸謂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粲孺范氏譜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
之八元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
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
司劉瑯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
司劉瑯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

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微爽爽欲避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稽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暉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攔伯禹疏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川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聽也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隨下五以白駒空谷振鸞在庭見桓元子薦譙元彥表毛詩曰振鸞于飛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于彼西雍我容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海內荒亂立為世師物色闕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詣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襄

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五聲倦響九工是詢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
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
輿卓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與卓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遠徼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
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
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僚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騎王暕何之後梁典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壽碑亦云壽字思暕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
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
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
庚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
和祇庸孝友叔寶理遺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感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
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昔以放任為達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
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領袖有居無塵雜家有賜書章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裴秀別傳曰裴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室邇人曠物疎道親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肯不
陸雲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肯不
之戚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肯不
愚物乎勢利不在貧賤不患物不鍊已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遠送孔令詩宜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
殷係乎親表曰庠學則三公之曹植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魏太尉或之第六字景倩穎陽
求通親表曰庠學則三公之曹植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魏太尉或之第六字景倩穎陽
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囁嚅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
亭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師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公

矣。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瓛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

軍記室稍遷蘭陵既筆耕為養亦備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備寫書投筆嘆曰丈夫獨不效

太守卒於路議曰班超為官備書以供養吳志曰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家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

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備書以供養吳志曰關澤字德潤會稽人家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

陽春秋曰車盾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虞

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曰蔡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

俗已見范甘泉遺儀南宮故事之名曰甘泉幽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者

雲讓表以畫地成圖抵掌可述略山川形勢千秋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

而南宮以抵掌豈直庭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擊虞三輔決錄注曰實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

其博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並東序

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語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

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廢言解嘲曰鄙衍頡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多冗

任彥昇

臣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藥。國語曰。祭公諱。父曰。羿。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下。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德。德鈞以下。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

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樛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臣。又曰。丁繼爲。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稟承在昔。理絕終天。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還詩曰。潛蟻既掩扉。終天隔。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

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馬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尙書曰彰善瘅惡樹之風聲靡獷與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

賦曰光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賈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賈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為谷深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然則配

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南

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

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

之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曹子建通親表萬亦聖帝故連言之

故精廬安啓必窮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尙幼不見君長一城亦盡刊

刻之美陳實別傳曰實卒蔡邕為立碑刻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顏回也與故太宰竟

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

曰人主在時與共治不以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

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尙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

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在寬又曰納于百揆敬數五教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

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在寬又曰納于百揆敬數五教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琴書藝業述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謂

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

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若曰

千駟死之日民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鷓鴣東徒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

無德而稱焉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鷓鴣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周公救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敏以仗防

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徒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

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人蓄油素家懷

鈇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夔與梁相瞻彼景山徒然望墓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

禁立碑晉令曰堂碑石獸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

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

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淵

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徽贈

丞相南陽樂羈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為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

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後漢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孤突曰策慮先犬馬厚恩不答曰妾之夫不幸早死

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而擊帷毀蓋未葺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

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擊帷毀蓋未葺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

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尊蟻蟻延叔珠襦玉匣遶飾幽泉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鐘
 聖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尊以御螻蟻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
 甲連以金縷皆鑿為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
 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
 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咸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
 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葬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晉其遺愛如此臨表悲
 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卷三十九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滹渠已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抵為其主游閒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
 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成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後歸由余繆公又
 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
 悅授之史記曰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
 國政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賢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邳

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

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傾之天子致詐請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

子叩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叩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軍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

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夷也鄢郢

楚二縣也蓋秦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

令入據之也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面事秦功施到今魏齊楚皆寶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名冉同父弟曰華陽魏冉為華陽君魏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春秋保訖曰光闔書蠶食天下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秦成帝業春秋保訖曰光闔書蠶食天下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四君卻客而弗納疎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

寶新序固象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

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越絕書曰楚王召

劍二枚二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蟬

徒河之鼓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

曰太阿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蟬

徒河之鼓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

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

充後庭駿良馱決。馱。不實外廢。周書曰正北以馱馱。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

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切。元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

他皆類此。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夫擊璠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

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璠。汲瓶也。於賁切。說文曰。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

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韶。韶一作昭。周今棄叩缶擊璠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

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

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卻賓客以業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

齎持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懸衡天下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度

權衡以稱輕重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

梁人也陳勝起蕲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

胡數涉北河之外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闕城不休救

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何則彊趙責於河閒呂后所幽死文帝

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閒立弟辟疆為河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

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閒也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

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閔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為

為膠東王邛為膠西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閔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為

王辟光為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

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濟北縣所封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

三王念其父見運殺也漢書曰上機淮南王不軌江王乃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如淳曰皆自私怨宿

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敷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乃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如淳曰皆自私怨宿

憤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沙還舟青陽胡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乘舟也言

而背約要。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

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

為禦。昔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

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歸。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

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

生之。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勰周易注曰：臣聞驚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

子。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也。謂極言之。臣聞驚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

弗之士。叢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善曰：高帝子幽王友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趙王之臺。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

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

以進。抽劍以刺王。說死曰：勇士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

文乃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

誅諸呂。猶春秋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

襄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

襄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

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徒武爲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襲也晉灼曰方言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梁益之閒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晉書注以璋爲諱又
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與居臨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與居自殺又
遺業也善曰今天子景帝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
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兵不留行善曰言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故不稽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
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
爲君善曰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
虹貫日不微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疑之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千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
爲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

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使人相之，玉則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有七竅，剖比干，觀其衷，鴟夷，檻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如故，子之鄰，遺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於期遂自剄。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徐廣曰：搥，丁鳩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以爲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

死。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殆欲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讖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膾引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厥者，脫去人之

引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厥者，脫去人之

贖也。郭璞三蒼解。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
詰曰。廣膝蓋也。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折脅摺齒。雖得出亡入秦。爲應侯。廣雅曰。摺折也。方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
雍而後入河。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載曰。徐衍
也。雍。一龍切。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
爲權。杜預曰。比。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
近也。周密也。任之以國。鄒子曰。呂氏春秋曰。寧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
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
積讒善曰。毀之言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
肉之親爲之銷滅。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
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
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列姪者觀其胎產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狀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

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鄰冀芮畏備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公曰遠見之伯楚以呂鄰之謀告韋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是以孫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於陵子仲辭三公

爲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

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

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猶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草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

音吠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道哉應劭曰荆軻成

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變忌

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矣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變忌

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眚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

離奇。張晏曰：楛，下本也。輪，困難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楛，音帶。善曰：廣雅曰：蟬曲也。困，去倫切。離，滿基切。奇，音衣。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接劍相眚之跡矣。善曰：小雅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

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頗故曰：七首短而便用。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立為太師。史記曰：西伯獵，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造，卒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越拘繫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牆，垣蔽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此鮑然帷，妾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

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魚怨世，不用已。采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

故里名勝母。

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難曰：晉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輦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檝，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汜掃路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檝而後鞭策之感。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漘漘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爲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誠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上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喻君臣也。孝經曰：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

父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賈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

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其出不出，開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能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開不容髮。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荀彧曰：公

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臏子曰：平則虛險，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荀彧曰：公

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鷄卵，其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

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走，音奏。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

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

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

甚矣。孫卿子以爲涓蜀梁，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或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

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

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自，力救。太山之靈，力救穿石殫極之統，晉灼曰：統，古

極之繩，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

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始

失故大較，易爲智，曲辭難爲惠也。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始

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擢初生，可抓而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

廣雅曰：擢，抓也。字林曰：擢，先牢切。抓，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

注曰：磨，磨也。礪，力公切。尙書注：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荏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

夷自倚東北君長十數荏都最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元忌常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

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荏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

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

蝨楚謂之蚊蚋而蝨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史大

三公故曰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

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軍

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謂四方更輸錯出而行

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脩治上林雜以離

宮積聚玩好囿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

蘇林曰以海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年善
 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年善
 晉王早選冀十分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
 之中得半安全善曰吳饒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善曰吳饒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
 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四國不得出兵其
 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
 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
 謂將兵在吳弓高宿左右也服虔曰弓高侯韓頤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軍之北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
 彥文得罪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鄭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正
 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姑無男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
 注曰襲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
 入也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
 風原作離顯悲其文讀之流涕也

有一定之論也。真女專一，亦無二心。雖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無二心。雖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理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謂形植，卑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巧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殿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嚴側身局禁者乎？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闔，局自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因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下為狗盜者，至闕，關法雞鳴出，大將軍當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君得出馳去，至闕，關法雞鳴出，大將軍當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後孟嘗君乃選抱朴子軍術曰：客夜為狗，有一狐白裘，入獄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曹植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而觀，軻拾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而觀，軻拾瓦投盡，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奉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而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追孔悝於廟，強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追孔悝於廟，強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

之斷纒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纒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剖心靡

踵以報所天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歎楊惲書曰言迹墜昭憲身恨幽園陸機謝當為珠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願瞻周道中心甲

寒心駭鼻太子丹謂趙武曰今秦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

有遺李陵答蘇武書曰每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測之罪涉旬月追季冬呂氏春秋曰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

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下官雖乏鄉

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曰夏扶曰土无鄉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閒臥於巖石之下有鄧子真蜀

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歲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鄧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

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

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買送曰南宮雲蓋使出左氏大義俱啟丹册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

而致臨下又買諱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王俱啟丹册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

音義曰古史官記專子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詰子產書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耶事

會耶金已而同舍耶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耶大慚范曄後漢書曰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痴為吏勞婦公不

通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

獄名臣之差史遷下室司馬遷管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如夫魯連

之智辭祿而不返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子

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

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鉗

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鉗

光向柯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

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

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燕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

明管子曰天下有道樂其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親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

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親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

洮切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

蓋在代郡飛狐山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揚雄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饋智饋音

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揚雄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饋智饋音

星所照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圓土獄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歷哀公曰

此思憂則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梧丘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

夫倚徒解无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
之五頭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
高安鶴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趾刺史周敏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一首任昉集註曰聊爲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

任彥昇

臣防敗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藉功務法宋均託

情風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

德應天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蕭兮可以解

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語

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子賈曰夫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

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殿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

上召見乃拜樂安僭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

論語子曰君子欲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

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賤曰蚩鄙臨啟慚慙切

罔識所冀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

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見父去。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公。眇音真。忍切。眇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邁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而年世賀遷。孤裔淪塞。廣雅曰。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自有樂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雅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壺餘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壘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劉瓚梁典曰。叻爲尙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不能奪。

任彥昇

叻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氏傳。楚蘧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思思泣血。尙書曰。坐

以待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騶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論語曰子虧教廢禮豈關視
且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所不忍言具陳茲啓言事道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防往從末宦祿不代
聽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防往從末宦祿不代
耕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
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凜皆定而晨昏膝下之權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
夏凜皆定而晨昏膝下之權已同過隙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無窮几筵之
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見几筵且奠酌不親如在安
寄力外切論語子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晨暮寂寥閔苦覓若無主埤蒼曰閔靜也喪
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傅咸遭繼母憂上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答嵇康論曰易明公功格區
書曰成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无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了之理不在多喻是知孝治所被
宇感通有塗尙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然下雨是知孝治所被
爰至無心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无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任崩迫
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啓

卷四十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梁典曰高祖即位叻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卻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顧望避

敵逗撓奴教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

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

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魏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獯獫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是以淮

徐獻捷河竟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格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

浙潤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仙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

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獪猾也左氏傳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

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傳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卒於闔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

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率厲義勇奮不顧命潘安

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臨危猶有轉戰無窮亟摧

文選 八 彈事

六十五

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
 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城
 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以爲神明引去也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臣恐救
 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慶慶以爲神明引去也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臣恐救
 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
 衛嚴兵爲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
 哉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塞外受降城音孟又實由郅州刺史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
 邁討所居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
 邊地逐水草遷徙于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遂令孤
 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也杜預曰凶賊爲害故曰威也雖然猶
 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劉琨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爲都督及荆州援軍
 至三關頓兵不進關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戌有司奏罰罪景
 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戌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
 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
 白貽伊威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軔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
 諸戎曰言語漏檄豫州曰傷夷折軔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
 漢則職汝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真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
 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謹按河南尹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
 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
 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
 爲鄒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獵狗乎曰知之
 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

也。羣臣莫敢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

鍾鼎遠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櫓君之惠也又曰宋左

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廣雅曰列陳也宋左

潤草塗原豈獲自己。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

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

也。鄭玄曰汝媿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買覽上狀檄至光武知

然有面目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故能出必以律鎔銖無爽

家坐知千里也。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劄通說韓信曰功敵制變萬里無差

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劄通說韓信曰功敵制變萬里無差

八兩為鎔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劄通說韓信曰功敵制變萬里無差

制充威謀靡仇敵奉而行之實弘廟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曰公表曰臣實庸固毛詩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劉琨勸進表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一車

書。汧馬督諫曰聖朝西顧關右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

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臣謹以効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

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切。胡卦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

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也。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國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書

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

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封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

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

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

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

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

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金，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

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

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

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闔茸。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讓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

有樂地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執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惡積覺稔親舊側目左氏傳莫弘曰為乃爾直直以前代外戚仕因執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惡積覺稔親舊側目左氏傳莫弘曰誅漢書曰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口好言自口莠言自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不眠者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之不聞乎昔警叟有子曰舜舜薛包分財取其老弱

事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拜侍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拜侍中嘗之深心唯數文通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嘗之深心唯數文通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上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上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公孫弘內廚五鼎外饋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何其人不能折契鍾庾而稽切昌占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公孫弘內廚五鼎外饋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何其人不能折契鍾庾而稽切昌占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是朝右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寶不逢故人何其人不能折契鍾庾而稽切昌占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負貫酒兩家常折券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餅為庾詩

曰漸車帷裳毛萋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禮論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曰然惠子謂莊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故周鄭交質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稽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

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備不疑
 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常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不疑
 巡致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
 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
 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
 渭無舛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
 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譖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姻
 姪淪雜罔計斯庶毛詩曰瑣瑣姻姪則無臚仕毛萇曰兩婿相販鬻祖曾以爲賈古道鄭玄周禮注曰
 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有斯養卒如淳曰斯賤也販鬻祖曾以爲賈古道鄭玄周禮注曰
 趙賦曰盛德必百世祀幽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長於天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
 通賦曰達世業之可懷變郤之家前徵未遠左氏傳叔向曰晉舊臣之族也在既壯而室竊貨莫非阜隸禮
 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結襦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襦九十
 長卿竊賞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結襦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襦九十
 之幃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
 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
 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甚所以除舊布新陛下所以

負辰於紀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辰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臣實儒品

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

洛陽都亭曰豺狼常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

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

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護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

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氏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富陽滿氏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

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鄒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堯

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謝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而託姻結好唯利

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託姻結好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滿龍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

隸校尉荀綽冀州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

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曰家溫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

卿憂公齋閱詣府音義曰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

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閣主簿寶早有令擊稍歷侍中矣

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

晉初郡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晷有譽西朝千寶晉紀曰苗其為虛託不

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謂無聞焉爾

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健也尚書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
試表曰古之受爵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矜之費化充牀第儀禮曰女嫁母
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矜之費化充牀第儀禮曰女嫁母
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
實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論闕杜預曰第賁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
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尚書曰純慝糾繆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
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爲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尚書曰純慝糾繆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
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穰狀貌以
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
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汙馬督諫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胃納女
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
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
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與又曰饑臣壘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
蔑祖辱親於事爲甚說文儼輕易也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宜寘以明
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媿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
居官禁鋼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
云云

牋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乘意投脩數與脩書脩答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

豹變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

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萬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寄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也至於脩者

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平四門周章遠望伏惟君侯

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

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

子矣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

於此乎老子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

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

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鶡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

使大夫種獻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獻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

之於吳王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

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爲楊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若此仲山周且之儔爲皆有僇邪毛詩序曰七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楚辭曰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忠以造怨忽謂之過吾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晉論語曰未之思也其勲銘于景鍾章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善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譏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筋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

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

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樂家五

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閒二句胡欲傲其所

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置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

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

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衿也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

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納審姐名倡魏志文帝令杜襲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韻音同也

古字假借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

姐子也切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棧先白委曲伏想御閒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棧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

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讓却寢伴為死人訖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乎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用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處丁剖其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苑曰西閭過東波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曰千將二日其知然以之纒履管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然無異於未視猶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鄙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千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晉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也驍念切驍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驚馬可得齊足驍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玉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驪驪偃蹇而齊足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玉

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載懼載笑欲罷不能詩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琳死罪死罪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答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

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

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祗覆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瀆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

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

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路遣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舟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至於司馬

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鷓鴣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文書曰後生難評。伏惟所天。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

臣之天也。優游曲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賓戲曰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易

窮理盡性。孔安國。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麟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答賓戲曰擣藻。雖年齊。蕭王

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傳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王

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

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哉。逾邁左氏傳。宰孔謂

齊侯曰伯舅。盡老。杜預曰七十曰盡也。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慄慄。尚書曰慄慄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

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宜。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延進也注燿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馬藏。廣雅曰：雖虞

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遺金百

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傳曰：沈謂醉

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

猶弊也頓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

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恆山郡張晏曰：恆山在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

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漢書：恆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

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

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吾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

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而質關弱無以莅之毛

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關弱無以莅之

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性情。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尙書傳曰：懷懷，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危懼貌。

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

爲東郡尉，復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

與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爲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

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贊。爾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

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沖勸晉王賧一首

阮嗣宗咸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爲其辭。

魏帝高貴鄉公也。
太祖晉文帝也。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喪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田證。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湯立以爲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

爲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

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也詩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

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

鉞右乘白旄以警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

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以為

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

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

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

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樊東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

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切之涉三越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

吳遣唐杏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杏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

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孫權爾雅曰懼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

也字內康寧苛隱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

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

承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

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僞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西

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性亦牛犢案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長楊賦曰：通戈柳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蹇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無不聽遠，無不服。近今大魏之德，光子唐虞，明

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州支伯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

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為鄰？公莊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

人，吾誰與？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晟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

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蹇之馬，亦蹇之乘也。李軌曰：

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駒。何則？皇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

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何則？皇壤搖落，對之惆悵。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

子兮私。歧路，西東，或以飲啜。鳥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况迺服義徒擁

自憐。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遯若墜雨，翮似秋蒂。潘岳楊氏七哀

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孟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遯若墜雨，翮似秋蒂。潘岳楊氏七哀

樹遯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矣。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

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衰采一介，抽揚小善，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玄表賦曰：庶

小善之，故捨末場圃，奉筆兔園。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兔園也。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子顯齊書曰：隋王

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闊戎旃
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闊戎旃
從容讌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門不可曳長裾乎魏
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
車毛詩曰載脂載膏還車言適後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
乎九陽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抱臆論心陳思王責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鯤化而
海運則將徒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
車轍中有鮪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莊周謂監水侯曰周顯視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滄溟渤澥皆
若江湖之魚渤澥之鳥清切藩房寂寥舊葦潘房王府舊葦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
湖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山王母為天子謠
悠遠山川閉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首而西浮願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而喜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煌於春渚潘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餘艘舟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謂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曰朱邸注曰
春樹桃李秋如其簪履或存枉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劉蕡之心也夫韓詩外傳曰朱邸注曰
得食其實也如其簪履或存枉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劉蕡之心也夫韓詩外傳曰朱邸注曰
之俱出所臥也而君奔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在席之野婦人劉蕡之心也夫韓詩外傳曰朱邸注曰
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子馬填周禮注曰在席之野婦人劉蕡之心也夫韓詩外傳曰朱邸注曰
泣之橫集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翟曰朱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

到大司馬記室賤一首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

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舍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況昉受教君

子將二十年魏文帝令曰況君託士人咳切善改唾為恩眄陳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小人懷

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切苦結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

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

生有緒言而去漢書蘇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雖情謬先覺而

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實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迹淪駢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駢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廈

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蝨相用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將使伊

周奉轡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神功無紀作物何稱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而可紀

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惟此魚

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魚目唐突瑀璠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瑀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菁唐突人參也左顧

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菁唐突人參也雖則殞越且知

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不勝荷戴屏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瓛梁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搢紳顛顛深所未達司

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抽笏於紳紳大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

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怒論語子曰丘未達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

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賈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節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夫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

雞水畔至礪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況世哲繼軌先德

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德在八世德名繼軌左氏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瓛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

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城拒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班師

振旅。大造王室。尙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說文曰：蠶，黑黼也。古與切。戰國策曰：

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至。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自里之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王曰：善哉！請無至。公輸般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

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臧竹尼切。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駿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闡

論語比考，載曰：殷惑女姐，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地也。論語陰嬖，載曰：庚子

之且，金版，尙書出地。庭中曰：臣族，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且庭中地也。此版異也。龍同姓，稱

族，王虐殺我。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

必見禽也。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

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晉中興書，劉裕謂邵續曰：莫若元大順，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

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山戈孤竹，束馬景從。漢書：過紀志曰：齊桓公也。管子曰：登

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山戈，孤竹。束馬，景從。漢書：過紀志曰：齊桓公也。管子曰：登

東都賦曰：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尙書曰：奉辭伐罪。管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曰：子管

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尙書曰：奉辭伐罪。管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曰：子管

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

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曰：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驅盡誅之

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尙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龜玉不毀尙書傳曰濟成也王允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
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諫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椽中是誰之過歟獨爲君子何地謂
君地自處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變使民不倦不任恹款悉心重謁也論語注曰慳慳誠慳伏願時膺
典册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尙書
耶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尙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聞鳴皆翹首
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下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簪爲恭也如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
今卒持帶也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
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王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卷四十一

書上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秦邕獨斷曰陸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陸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孤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閑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韋韞古豆毳川縠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韞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注曰韞形如射韞以縛左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

士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

鳴杜摯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傳

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遠國語注身負國恩為世所悲首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我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首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

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

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亡切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

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

令人悲增怛耳爾雅曰怛憂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帝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而襄萬里之糧帥徒步之

外尋被詔書黃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襄萬里之糧帥徒步之

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

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奪居展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日攀商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如

歸臣不如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

敗舉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

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

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

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

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

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

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

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

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

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

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然

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曰申生虛死將自殺之子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貝不死

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差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

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

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墜壑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誅此陵所以仰天椎切直追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

韓彭蒯醢

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爲獸食上大怒

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

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稀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

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達呂后從長安夷三族黥布傳薛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

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

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

舉誰不爲之痛心哉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尙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貴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

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更使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

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

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

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

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切巨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欲殺武。會匈奴蘇王長水處常反。匈奴中常

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武持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武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

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

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

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邪。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違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禮記曰儒有意氣勸懇懇款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

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曰而猶知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

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

誰語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己假欲為善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曰伯牙鼓

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魏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平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

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龍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賈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

行若由夷隋侯珠也利和氏璧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與我書

不獲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事也相見日淺

卒卒無須臾之閒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

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

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

為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

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憚者。惟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說文。詬或作詢。火逆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音垢。應劭曰。詬。恥也。

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行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

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執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

陸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

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紹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

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

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

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

廷。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

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

爾其不爾其不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主上幸以先人
 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章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
 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禮記曰某之望天已方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望天
 生子不似父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藹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
 權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蓄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爲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
 之甚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垂餌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
 挑身獨戰不須乘挑茶甲切臣瓚曰挑挑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平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
 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平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
 殺已過半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
 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
 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

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鹽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

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李

則風指不當言張陸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

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李陵

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切

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

意塞魚解切耻柴懈切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唾耻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

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而僕又佞之蠶室如淳曰佞次也若人相次

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室今承諸法重為天下觀笑悲夫

云詔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葦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

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園人爲優，杜預曰：俳優也。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也。蟻，蟻也。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

者，言死無益也。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

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

不辱理色。理，道理也。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極，以杖擊也。箠與極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也。其次毀肌

膚，斷肢體受辱。謂肉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也。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

明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爲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

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臣瓚曰：以爲患吏刻暴，雖以木爲吏，期於不對。此今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圍，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

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

立是爲四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歸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李斯楚

上蔡人也從荀彧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當三族者皆先刺斯
 之語乃具斯五刑腰斬成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為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刺斯
 左右趾皆殺之鼻其首頹其骨肉於市其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入信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
 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具謂五刑也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狹冤死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
 陳平謀偽遊雲夢信遂械於陳陽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狹冤死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
 狗烹上曰遊雲夢信遂械於陳陽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狹冤死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
 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為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
 增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
 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絳侯誅
 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極車與詣長安高下獄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絳侯誅
 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後勃被囚已見李魏其大將也
 衣赭衣關三木曰三木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羈在足曰桎羈昭曰桎兩手合也梏首告羈首拱柱之栗書注
 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致
 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置田舍乃之洛陽見布陰謀布衣褐致
 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待問果言如朱家旨乃得徒為燕相及寶嬰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相為引灌夫陰上言也滕公許諾待問果言如朱家旨乃得徒為燕相及寶嬰
 自肯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
 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罵賢曰
 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謝
 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

夫愈怒不肯謝。婦乃聲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

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

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言已輕妻子。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

言皆勉。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名節也。造次自裁耳。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

勳自殺。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纏也。所以拘罪人。且夫

獲婢妾。晉灼曰。咸獲。敗敵所破。處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咸。荆

方罵奴婢。揚海岱。淮齊之閒。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咸。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

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

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崇侯諤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

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有美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美音酉。著頡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

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不伐。

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

詳孫子臙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臙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臙乃陰使人召臙臙

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臙臙曰刑餘之

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重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為相傾

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

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

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宜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

南食十萬月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公子也見韓非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

也爾雅曰底致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

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其人謂與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汗爲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寡人而行寡人恤。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閭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觀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嘗爲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慙。勸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已

之過論語子曰小人過也必文論語曰顏淵季路侍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子曰盡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

愚惟君子察焉惓惓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應劭曰舊曰微

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并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

安貴位不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車有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

懷厚祿上書遂幽北闕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曰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

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日

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汝上下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勤

力耕桑國語曰勤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

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臣之得罪已三年矣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

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

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鳴快耳者真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

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人

壞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蕪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臣人

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汗烏鼠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爲衆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稟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食鄙之俗。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學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尙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

安國尚書大傳曰：孳子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邢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今孝章

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

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

子員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

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賈金九牧，孫卿

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

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

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羣年

而千里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

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晉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

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

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親，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

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切居蟹臨難而王不拯，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

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凡所稱引，自公

已於水火之中也。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

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
妻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

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伯通以名字

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

與郡有佐命之功劉名字謂聲響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

獨斷云朝廷者不致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

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殮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

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驪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

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

以饋臣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

生心外叛者乎

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調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龍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

書招龍龍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

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

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

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龍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

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尙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

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

靡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

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子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

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

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龍上徵之龍既自疑其妻

所奏而棄此去龍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龍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

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

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龍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龍臥寐共縛著牀又以龍

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

肩癩癩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妾
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懼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辭多不可一一粗舉

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懼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辭多不可一一粗舉

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

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

網奔兇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燕爾蠻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

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命陳彼妖惑之

罪紱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

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左氏傳鬬廉曰師克在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君之所昔鬼方蜚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

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焉有星流景集颶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

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

謂不然若中才守之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釐切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洪書

笑惡稔屬莽孫使宋覆妙機械之巧田單聘奔牛之誑孫侯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千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

武王還師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

重罪不可伐宮奇在虞昔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曰魏宮之表也魏亡虞必從之

大隋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藏師以張暨至衆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

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

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

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據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據

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末葦於尾燒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

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
 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
 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
 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
 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
 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綵駒處高唐。而齊遊睢。惟
 陳留記曰。襄邑。漢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澳之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閒出文章。故其馘。繡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故頗奮文辭。異於他
 也。告子爲仁。猶跛以爲長。僂以爲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他
 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情切。七靖人。爲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爲東家丘。以僕爲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
 夫綠驥垂耳於林。塹。野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鴻雀戢翼於汙池。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
 朱謂梁王曰。鴻鴈。襲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
 高飛不集。汙池。及整蘭筋。粗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
 外廐之。及整蘭筋。粗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
 晨風。假足於六駁哉。駁毛衰曰。晨風。鸚也。毛詩曰。隔有六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
 名而實以空爲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